

中华人民共和国



张涛之 著

下卷

演

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 演义

下卷

张涛之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张涛之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5.5

ISBN 7-5063-0933-5

I. 中… II. 张… III. 讲史小说: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9161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

作者: 张涛之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一二〇一工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008 千

印张: 44.25

插页: 6

印数: 20100

版次: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第 10 次印刷

ISBN 7-5063-0933-5/I·924

定价: 57.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下 卷

第七十五回 胡志明临终留憾言 柯西金归途传和意

话说尼克松与基辛格博士商议，决定用肯尼迪总统破译的苏联密码，对苏联 134 个重要目标实行核打击。这个计划内定之后，尼克松总统还要和内阁、议会中的一些人商量，这里暂且按下不说。

且说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到深夜，又是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了。他推开文件，照例撕下一张日历，下面的日历上写着的明天的日期是 1969 年 8 月 24 日。他吃了几片安眠药正准备睡觉，还没有走出办公室，突然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周恩来拿起电话耳机，耳机里传来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的急促的声音：“总理吗？我是王幼平。胡主席突然病情加重，呼吸困难，有生命危险，越南劳动党中央请求我国政府再派医疗组配合抢救。”周恩来一听，顿时头上冒出冷汗：“有这么严重？我马上想办法。”他放下电话，两颗大大的眼泪掉下来。胡志明这三个字一下把他拉回到青年时代，大革命时期的广州黄埔。那时周恩来刚从欧洲留学回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周恩来身穿军装，腰扎武装带，越发显得英俊潇洒，每天给黄埔一期的学生讲课，训话。在他的周围，团结起了叶剑英、聂荣臻等一批教官和蒋先云、熊楚、徐向前、陈赓、左权等一批共产党员学生。周恩来领导他们同孙文主义学会的王柏龄、何应钦、胡宗南、陈诚等右派教官学生进行斗争，用大棒子狠狠地回击他们的挑衅。黄埔岛上，一天到晚响着黄埔军校

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啊，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青年时代啊！

这时，经常有一个清瘦的青年来找周恩来、陈赓等人。他叫李瑞，是越南青年，在俄国顾问鲍罗廷处当翻译。周恩来特别尊重他，两人经常在一起畅叙，情谊深似海，同志加兄弟。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时，李瑞还特地前来祝贺。

李瑞在广州一方面参加中国的革命活动，一方面在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帮助下，积极准备建立越南的无产阶级党。他在廖仲恺的帮助下，组织旅居广州的越南青年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培训越南革命运动骨干。1930年，李瑞召集越南南部、中部、北部的共产主义党的代表开会，把这三个党统一为一个政党，定名为越南共产党，李瑞任领导人。

抗日军兴，国共合作，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来到武汉，年底又去重庆，长期驻红岩工作。这时他又遇到了北来的李瑞，十年不见，今日重逢，两人思绪万千，唱和互答。不过李瑞这时已不叫李瑞了，改叫胡志明，是越南著名的革命领袖，尽管他年龄不是很大，但越南人民都叫他胡伯伯，可见其威信之高。

胡志明来中国后不久，就在广西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周恩来闻讯忙请冯玉祥和李宗仁出面营救，胡志明得以出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倾全力支援越南的独立战争和抗美救国战争，胡志明也经常来中国休息访问。这时胡志明还未结婚，由于胡伯伯在越南的威信很高，反而不好找越南女子，他曾托人给周恩来捎话，希望找一个中国女子为妻。周恩来明白胡志明的处境，也曾委托陶铸在广州物色了个漂亮贤淑的女医生，但终因此事牵涉到政治而不了了之。

胡志明也就一辈子没有结婚。

想想看，胡志明和周恩来的关系是这样亲密，那么周恩来一听到胡志明病危的消息，怎么能不伤心落泪呢？

周恩来抹掉眼泪，立即要通卫生部电话，命令他们立即组织第二个医疗组专机飞赴河内挽救胡志明。为什么叫第二个医疗组呢？因为今年年初时，胡志明病情加重，周恩来指示卫生部组成第一个医疗组去了河内，他们和越南医务人员一起，经过几个月的积极治疗，胡志明病情明显好转。不料到了8月15日，胡志明不幸患了感冒，导致病情恶化，所以现在派出的是第二个医疗组了。这个医疗组的成员，全是国内最有名气的心血管病专家。

第二个医疗组于8月25日八时起飞后，周恩来想想，再决定派第三个医疗组去。周恩来知道胡志明革命一生，历尽风险艰辛，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但却有个弱点，最怕打针，现在病危，免不了输液，得有个高手才成。卫生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特挑选了孔繁英去配合治疗。

幸亏周恩来心细，第三个医疗组到河内后，坐车直奔主席府，和已在那里的两个医疗组及越南医务人员会诊，决定了医疗方案。在场守护的黎笋、范文同、武元甲等领导人审视了这个方案，见方案上写着要输液，顿时个个面有难色，胡伯伯可是最怕打针的啊，给他输液出了事怎么办。输不输液？越南劳动政治局常委在昏迷不醒的病床边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认为胡伯伯虽然怕打针，但现在要抢救他的生命，顾不得这些了，决定给胡伯伯输液。越南护士都不敢干，黎笋等人就请孔繁英打。

孔繁英是经验丰富、技术高明的护士，她领受任务后，立即作好了输液的准备工作，然后拿着针头往胡志明手臂上扎去。

胡志明突然醒了，睁着眼睛四下看看，立刻看到了输液架和拿在孔繁英手里的亮晶晶的针头，神色顿时紧张起来。越南政治局常委们脸也都白了，要是胡伯伯因为要给他打针发了火，讲出一两句对谁不满意的话，那他们可要倒霉了。

胡志明果然说话了，他问孔繁英：“你不知道我怕打针吗？为什么还要给我打针？”孔繁英也有些紧张，现在正是文化大革命中，要是和胡主席说话出了问题，那马上就是破家之祸，可是胡志明问了，不回答不行啊。她想了想，率直答道：“胡主席，为了快些治好你的病，你就答应我给你打一针吧，我打针不疼。”胡志明又问道：“这是谁的决定啊？”越南政治局常委们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们最怕听到的是这句话，此刻，都紧张地看着孔繁英的嘴巴。孔繁英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大家。”胡志明望望在场的越南领导人、中国医生，喃喃地说：“既然中国同志认为有必要，那就打吧。”越南领导人互相看看，松了一口气。

现在焦点都集中到孔繁英身上去了，几十双眼睛都盯着她。孔繁英深知责任重大，来了个深呼吸，静静心，一针扎下去，引管里见血，一针成功。随后她麻利地把针头用胶布固定好，液滴一滴一滴输进胡志明的身体里。胡志明朝孔繁英笑笑，随即转过脸去，他不敢看针头。越南领导，中国医生纷纷向孔繁英表示祝贺。

周恩来得知孔繁英一针成功的消息后，很是赞许了孔繁英几句，随即指示王幼平大使，为了尊重越南，没有越南方面的安排，不要前往医院探视病情，王幼平接电示后自然不敢马虎。9月1日夜，胡志明病情继续恶化，中国医疗组和越南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快至凌晨时，胡志明脸色有点红润，张开眼，似有话要说。黎笋、范文同趋前聆听，胡志明吃力地说：“我多么希望能亲眼看到独立、民主、统一的越南，可是我不行了……唉，

老大哥、老大姐不要打了……”由于声音微弱，又是断断续续说出来的，黎笋、范文同听起来有些吃力，但基本意思还是听得很清楚的。

9月2日凌晨，胡志明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护人员拼命抢救，终无力回天，0时47分，黎笋下令停止抢救。中国医护人员向胡志明遗体行致哀礼后，含泪退出。

周恩来立即得到了胡志明去世的消息，不禁大哭起来，但随即擦干眼泪，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随即和周恩来商量，由周恩来先行一步去河内向胡志明遗体告别，正式吊丧活动派李先念率团参加，这样安排既可以充分表达中国政府和党的领导人的悲痛心情，又可避开前来吊丧的苏联柯西金总理。

但是，越南并没有公布胡志明的死讯，周恩来明白这是越南要将胡志明的辞世日与越南国庆日错开。原来9月2日是越南国庆日，总不能把国庆庆典和吊唁活动放在一天嘛。9月3日，越南宣布胡志明主席“今日逝世”。周恩来在征得越南方面同意后于9月4日动身去河内向胡志明主席的遗体告别。

飞机从北京起飞后，经过几个小时飞行，顺利到达河内机场。周恩来、叶剑英、韦国清一行轻装简从，住进了河内范老五宾馆。因为周恩来事先打过招呼，越南不要搞任何接待活动，所以周恩来到河内后，街上静悄悄的，外人一概不知此事。

但是越南领导人却知道周恩来到了河内，都跑到宾馆来看他。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大家一见面，不禁抱头大哭，泪洒宾馆。周恩来哭着问范文同：“胡主席有什么遗言吗？”范文同悲痛地说：“胡伯伯临终前，很遗憾他未能看到独立、民主、统一的越南。”说完，范文同不禁放声大哭起来，周恩来也是泪湿衣襟。过一会儿，周恩来又问：“胡主席还说了些什么呢？”范

文同迟疑了一下说：“胡伯伯还要我们转告你们，老大哥、老大姐不要打了。”周恩来叹口气说：“哪是我们要打哟！可是人家打上门来了，我们也只有陪着打。”

说话间就到了下午5时，越南领导人陪周恩来去主席府吊唁，然后又陪他到医院向胡志明遗体告别。不，准确地说是瞻仰。因为越南领导人已经决定长期保留胡伯伯遗体，已经对遗体采取了严格的防腐处理措施。

周恩来一进医院，看到安卧在鲜花草丛中的胡志明，不禁泪如雨下，哭得直不起腰来。越南同志更是悲痛万分，连守灵的卫兵也哭得满脸是泪，立刻又有两个卫兵替换了他们。

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周恩来急着马上要飞回去，但越南气象部门报告，航线上有大面积雷雨云，不宜飞行。越南领导人叫周恩来不要走，以防意外。刚好国内也来了指示，命令中国专机机组不要飞，待气象状况好转再飞。周恩来说：“不行呀，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呀！”执意要走，越南领导人只好命令机场做好飞机起飞的准备工作。飞机起飞后不久，就进入了雷雨区。这时只见飞机周围电光闪闪，雷声隆隆，飞机忽上忽下，机翅晃动欲折。忽然，一个闪电划破夜空，把天空照得雪亮，紧接着夜空里红火乱进，机舱里一片红色，宛如一团滚动的火焰。

卫士们紧张万分，一齐拥到了周恩来跟前，周恩来安详地抬抬手：“大家坐好，要相信机组的同志。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机外雷电流火，机内温馨如春，周恩来给大家讲着革命先烈的故事，人们都被故事吸引住了，竟忘了危险。

机组人员明白，千斤重担现在都压在自己身上了。他们想尽办法钻来钻去，终于发现了一个云层空隙，钻了出去，顿时天朗气清，繁星点点。机长张瑞霖把驾驶杆交给副手，到客舱向周恩来汇报：“总理，我们已经穿出雷区，脱离危险了，请你

放心。”周恩来给他一块毛巾说：“我本来就没有担心嘛，快擦擦汗，听我继续给你们讲故事。”周恩来讲起了抗战时期在重庆红岩村的斗争生活，讲着讲着不禁唱起了歌剧《江姐》的主题歌，“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大家也都跟着总理唱起来，客舱里一片欢乐。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照例又是日理万机，眼看着到了9月9日。此日，越南在巴亭广场为胡志明主席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哀乐声中，胡志明主席的遗体被正式安放在灵堂中供人们永远瞻仰。参加吊唁活动的代表团有32个，其中有柯西金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王幼平大使把吊唁的情形汇报给了周恩来，这一段时间，由于胡志明主席逝世，王幼平大使的汇报电话骤然增加了许多。

9月10日，周恩来又接到了王幼平大使的电报。他拿来仔细阅读，原来是王幼平报告，柯西金正式向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提出，要在回莫斯科的归途中路过北京，与周恩来在机场会晤。周恩来心里一阵高兴，这已是柯西金第二次在试探中国政府的态度了，这一次不能错过机会。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并决定周恩来去机场与柯西金会晤。

柯西金是不赞成勃列日涅夫和格列奇科的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计划的，他认为这个计划固然会给中国以沉重的打击，但也会招来中国的以牙还牙的核报复，还会引起美国的猜忌，后患无穷。他多次在政治局劝说勃列日涅夫放弃外科手术，但勃列日涅夫并不愿意听。柯西金为了苏联的利益，决定再和中国进行一次直接接触，尽量达成双方不动用核武器协议，避免战争。

机会终于来了。胡志明主席病逝河内，中国和苏联自然都要派出高级党政代表团去参加吊唁，中国肯定要派周恩来率团

吊唁，这不是中苏首脑对话的好机会吗？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到了河内，这时越南领导人告诉他，周恩来已先期来瞻仰了胡伯伯遗容后回国了，柯西金听了心凉了一半，但他又不甘心，请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向周恩来转达他想在北京会见周恩来的愿望。他在河内等了一天，没有等到北京的回电，只好启程回国。临行前，他把自己的回国路线告诉了中国大使馆，然后乘飞机回国。

飞机飞经苏联的中亚细亚的杜尚别，柯西金下飞机休息，突然机场上一名高级军官拿着一封电报跑来，气喘吁吁地报告柯西金：“北京的电报，北京的电报。”柯西金一把夺过来，一目三行地看完电报，果然是北京发来的。电报告诉他，同意他与周恩来在北京会晤，专机降落的机场是北京南苑机场。柯西金看完电报后拍拍军官的肩，连说：“哈拉所！哈拉所（俄语“好”的意思）。”随即去机场餐厅，吩咐服务员：“来一杯杜松子酒。不，还是伏特卡吧。”服务员端酒去了，柯西金春风满面，搓搓手，满意地捏捏手上的关节。

第二天，柯西金的专机起飞了，向南飞去，下午三时，专机在北京南苑机场的跑道上降落了。飞机停稳了，柯西金走出客舱，一眼就看到在飞机舷梯下等待着的周恩来，四年不见了，周恩来明显地苍老了。

没有红地毯，没有乐队，没有仪仗队，没有鲜花，但有周恩来，这就足够了。柯西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中国对这次会晤的重视。周恩来同柯西金热烈握手，然后去机场的贵宾楼会谈。礼仪虽然简单（那是不得不如此），接待却很周到。柯西金心里一热，谈起了自己的来访目的：“周恩来总理，我很想直接和你对话，结束我们两国间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周恩来礼貌地说：“柯西金总理，我很欣赏你的这种态度。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

所以我们看到你的电报后同意了你来北京会晤。”柯西金说：“我说，我们在边界问题上是不是有些误会？”周恩来不客气地驳斥说：“柯西金总理，我不同意你们的这种看法。珍宝岛一仗你也看清楚了，我们在珍宝岛那里没有一辆坦克，一辆装甲车。而你们呢？在那里却有一百多辆坦克。你们在整个边界上陈兵百万，从1965年以来，已制造边境纠纷五千多起，这怎么能用误会解释。”柯西金强辩说：“你们不也是在边界增兵吗？”周恩来提高了嗓门：“你们把坦克开到我们国土上来了，我们还等着挨打吗？珍宝岛、新疆铁里克提两次武装冲突，都是发生在我国国土上嘛！”柯西金说：“这两块地方都是属于有争议的地区，我们也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可是你们要我们先承认沙俄与清朝政府签订的八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还怎么谈下去呢？”周恩来笑笑说：“你最好先去看看列宁1920年的讲演，看看他是怎么痛斥沙俄政府的。如果你们连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勇气都没有，那就等于关掉了谈判之门。”

周恩来的雄辩令柯西金折服，他知道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这次短短的会晤中谈清楚的，便提议道：“周恩来总理，这些问题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我建议我们先停止边界冲突，我保证我们不首先挑起战争。”周恩来笑笑说：“我很赞赏柯西金总理为避免战争所做出的努力。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中苏两国边界上的有些地段没有划定，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应通过谈判去解决。在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维持边界现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动用武器向对方射击。我可以负责地保证：中国决不会挑起战争。但我们也不怕战争，包括核战争。”

55分钟的会谈结束了，周恩来邀请柯西金到餐厅入席。饭菜十分丰盛，柯西金等人吃得非常满意。最后双方通过了一项公报。公报非常简洁，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十一日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丧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李先念、谢富治。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卡图谢夫、亚什诺夫。

柯西金在机场和周恩来会晤后便又乘专机飞走了。柯西金走后，10月1日国庆节很快就要到来了。林彪已听说九、十月最危险，借口视察老区到南方去了。毛泽东还一直在北京。这时勃列日涅夫的手已按到了核按钮上，毛泽东偏偏决定天安门广场的集会照样进行，自己也要登天安门，了解内情的人不禁捏着一把汗。

十月一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红旗翻飞，接受检阅的群众游行队伍喊着口号，整齐地通过了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不断地向人民群众招手致意。这时要是往这里扔一颗原子弹，那是多么可怕的现象啊！但是，游行集会整整进行了一个上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参加完集会回来，周恩来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邓颖超责怪地说：“你还乐呢，我为你担了一上午心。可真奇怪，苏修怎么没有敢动手呢？”周恩来拿起热毛巾边擦脸边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可以告诉你了，我们最近又进行了两次核试验，给苏修一个警告。”邓颖超奇怪地问：“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登报呢？”周恩来得意地说：“兵不厌诈嘛，让勃列日涅夫慢慢捉摸去吧。他琢磨透了，我们的集会也早结束了。”

勃列日涅夫和格列奇科确实还在琢磨。以前中国每完成一次核试验，新闻媒介都要大张旗鼓地报道。可这两次核试验，中

国报纸一字不提，显得非常的神秘，唯一的解释是中国准备发射核武器，发射前进行两次高爆实验。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紧张了，中国的核弹要往哪儿打呢？中国自1964年第一次原子弹试验后，以后又试爆氢弹成功，发射洲际导弹成功，中国的核打击力量已经完全可以起到威慑作用了。勃列日涅夫按着核按钮的手不觉有些发软。

这时，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两份报告送到勃列日涅夫桌上。勃列日涅夫拿起第一份看了看放下了，又拿起第二份看了一眼，忽然暴怒地把文件扔在桌子上，大喊起来：“不可能，这绝不可能。给我接多勃雷宁——”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七十六回 林彪发令现夺权野心 陶铸留言念死别弱女

话说 1969 年 10 月中旬，勃列日涅夫接到克格勃的两个报告。一个报告说是中国导弹发射部队已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经开通了。另一个报告说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作好了对苏联进行核打击的计划。勃列日涅夫看到报告以后，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中美两国从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直接间接地交手打仗已经有几十年了，积怨这么深，美国怎么会站到中国的立场上去，帮中国说话。他要通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越洋电话，问道：“亲爱的打瓦里希（俄语‘同志’的意思）多勃雷宁，我这里有一份荒唐的报告，说美国站在中国一边，要对我国进行核打击。你在那边听到过这个笑话吗？”耳机里传来多勃雷宁的声音：“我最尊敬的打瓦里希勃列日涅夫，你所看到的那份荒唐的报告绝对没有错。几个小时前，我同基辛格博士见了面，他明确无误地告诉我，美国与中国的利益相关，如果苏联对中国实行核打击的话，美国只能认为这是苏联发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将立即和中国组成盟军参战。他代表尼克松总统警告我，只要苏联的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那么苏联的 130 个重要目标将会在几分钟之内毁于美国的核导弹。基辛格博士还告诉我，尼克松总统已签署了一项命令，命令美国军舰停止在台湾海峡游弋。基辛格博士还说，他是念在私人情谊上把这些消息透露给我的，并且要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以免让他为难。”

勃列日涅夫问：“你看这是不是放个空气球吓我们？”多勃雷宁说：“不像。我最亲爱的打瓦里希勃列日涅夫，难道你忘了前些时中国礼送误入中国领海的两名美国学生离境，美国又放宽美国人去中国大陆旅游的限制？双方谁也不说什么，但配合得多默契呀！还有，请你不要忘了加勒比海危机……”勃列日涅夫不等他说完，大吼一声“够了”，“咔”地把耳机放下。

勃列日涅夫放下电话，给自己倒了一杯伏特卡一饮而尽，不解地看着柯西金说：“美国竟然帮中国的忙，两个打了几十年仗的老对手竟然站到一起去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柯西金镇静地说：“这很好理解，如果我们打败了中国，那么我们的版图又会扩大一半，这一半可不是北极圈，我们的国家将会获得八亿劳动力，会独占这个庞大的市场，我们的军舰将会驻屯在大连、上海、广州、青岛这些优良的港口里。这些，我们知道，美国也知道。他们不愿意让一个强大的对手变得更为强大，大概这就是答案。”

勃列日涅夫脸色苍白，双手发抖，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声：“唉——我总算明白了。库兹涅佐夫呢？把他找来，请他去北京进行边界谈判。”柯西金高兴地搓搓手说：“这就对喽。”

勃列日涅夫的手是否移开了核弹发射钮，中国领导人当然不会马上知道，战备工作照样进行。林彪行动快，动作迅速，可说是战备工作落实得最好的一个人。还在八月初，林彪听说勃列日涅夫打开了他那个昼夜不离身的宝贝密码箱，便连夜动身去南方巡视了，一头钻进山峦起伏的井冈山，再也不敢出来了。勃列日涅夫你要打原子弹就打吧，你核弹再多也不会往这穷山僻壤的大山里打。林彪选的这个地方，比北京小市民的小防空洞要强不知多少倍，你说林彪对自己的战备工作搞得多好。

这天，从吉安到井冈山的公路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